

71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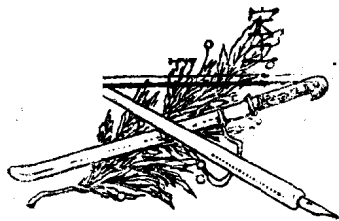
11463

富尔曼諾夫

富尔曼诺夫

温格洛夫 爱弗洛斯著

李德容 沈凤威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富尔曼诺夫

(苏) 温格洛夫 著
爱弗洛斯
李德容 沈凤威 译

*

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华书店总经售

*

8印张 1插页 149,000字

版 196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500 定价(6)0.65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苏联布尔什維克作家、“恰巴耶夫”(旧譯“夏伯阳”)的作者富尔曼諾夫的傳記故事。这本傳記不但叙述了富尔曼諾夫把他全部生命貢獻給革命事业的轟轟烈烈的一生經歷,詳細地記述了他的嚴肅的創作活動和文學工作,同时还勾勒了苏联十月革命前后这一偉大时代的历史背景,亲切地描写了当时的著名人物伏龙芝、恰巴耶夫的风貌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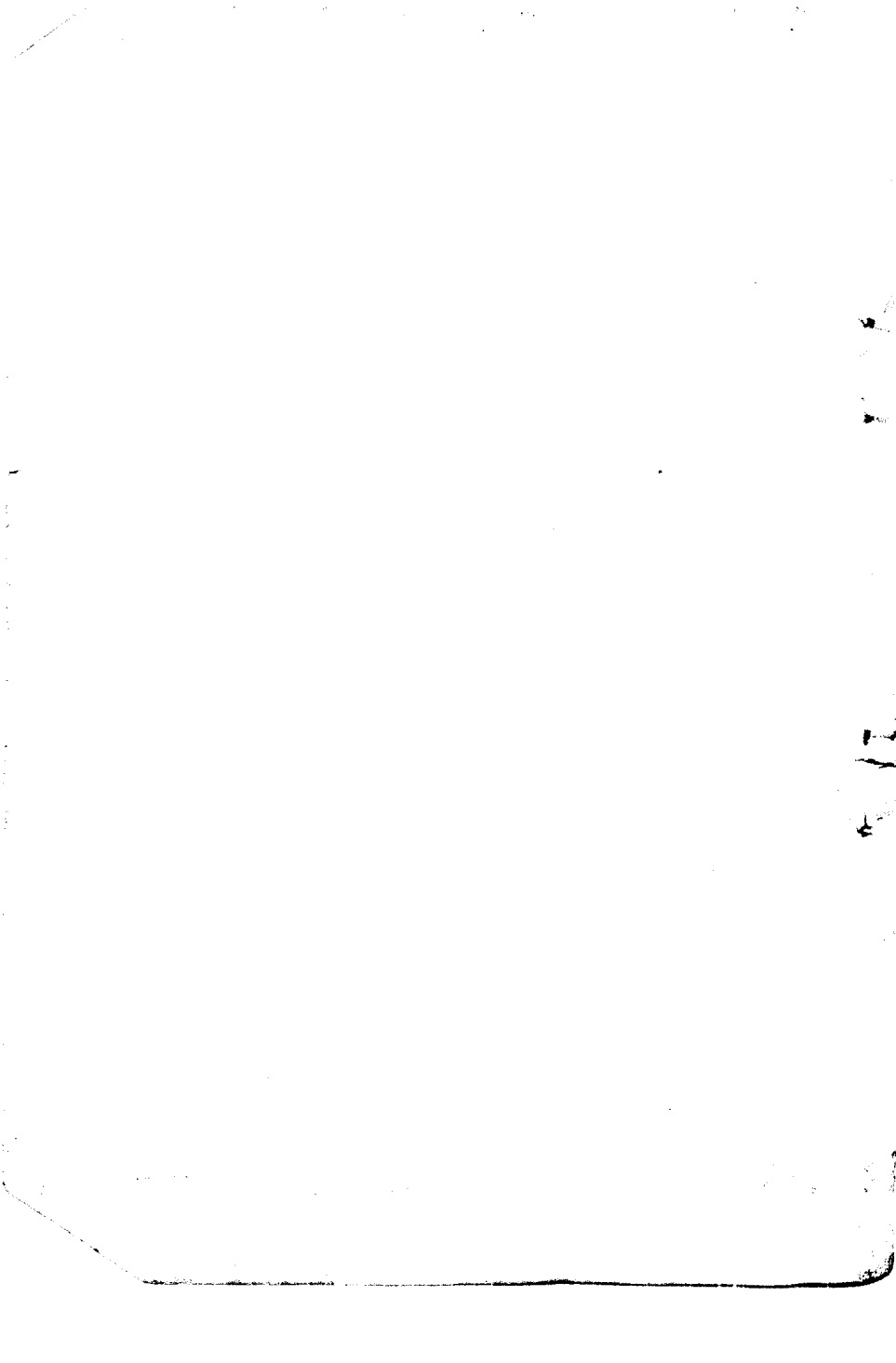
富尔曼諾夫首先是一个天賦的革命者,堅強的布尔什維克,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內战时期,他都站在斗争的最前綫;他是著名紅軍統帥伏龙芝領導下的政治工作人員,傳奇式的人物恰巴耶夫所指揮的部队的政委。內战結束後,富尔曼諾夫放下槍杆而拿起筆杆,他不但是著名的“恰巴耶夫”等名著的作者,而且是党的文艺政策的最堅決的貫徹者。一个布尔什維克作家所走的道路,在富尔曼諾夫的一生中可以找到最良好的榜樣。这一切在本書中有詳盡、細致、深刻和生動的描写。

Н. ВЕНГРОВ М. ЭФРОС
ДМИТРИИ ФУРМАНОВ
Л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生活就是斗争！”

——德·富尔曼诺夫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謝列达村	5
第 二 章	在新地方	8
第 三 章	罢工	14
第 四 章	最初的思索	29
第 五 章	“造反”	40
第 六 章	大学	51
第 七 章	战争	63
第 八 章	專制政体的傾复	72
第 九 章	难忘的日子	80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革命总部	89
第 二 章	上前綫去!	102
第 三 章	恰巴耶夫师的政委	120
第 四 章	与高尔察克作战	133
第 五 章	恰巴耶夫的死	144

第六章	在謝米列奇	152
第七章	紅旗勳章	167
第八章	走向和平劳动	172
第九章	在莫斯科	179
第十章	第一本書	190
第十一章	革命的艺术家	205
第十二章	“叛乱”	212
第十三章	“文学,这也是战斗!”	225
第十四章	死在崗位上	238
作者后記		250

第一 部

第一章 謝 列 达 村

村庄浸沉在黑暗里。在秋夜的昏暗里，只有飯鋪的小窗戶朦朧地亮着，還有紡織廠的夜間的燈火在遠處閃現。

父親很晚才從伊萬諾沃-沃茲涅什斯克回來，他的因疲累而消瘦了的臉顯得比平日更消瘦了。他沉重地在凳子上坐下，用瘦骨棱棱的手扶著頭，沉思起來。在被煤油燈跳動的燈光所照亮的白牆上，他的巨大的影子微微地顫動著。

“那麼，我們就得搬家了，”安德列·謝苗諾維奇低聲說。“該收拾東西了。用不着再拖了。”

富爾曼諾夫一家——母親埃芙多基婭·華西里也芙娜，兩個孩子阿爾加金和索尼婭——都聚在桌子旁。只有最小的米佳躺在自己的角落里，保姆達吉婭娜·斯吉潘諾芙娜坐在他身邊。

大家都默默地等待著，父親是不是還有什麼話要說。可是他沒有再說什麼。問也不會有用的。他一經決定，就得照辦。他的脾氣就是這樣。

安德列·謝苗諾維奇·富尔曼諾夫过了一輩子的苦日子。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孤苦零仃地在别人家里長大。上学念書的事，連想都沒有想到过。他靠自修，好容易总算学会了讀書写字。后来，自己謀生了，也沒有出息成个什么：現在就在村里一个飯鋪里当伙計。維持一家的生活是愈来愈困难了；孩子們長大了，該讓他們去讀書了。安德列·謝苗諾維奇想到他的孩子們如果也要在打罵中長大，也要在陌生人中間，混过去，也要在生活中尝到他自己所尝过的那些苦楚，就觉得害怕。因此他想要办一个自己的“事业”——在伊万諾沃-沃茲涅什斯克开一个茶館。

埃芙多基婭·华西里也芙娜沉思地瞧着孩子們。她自己一生也沒有見過多少愉快的日子。可是無論靴匠家庭里飢餓的童年，丈夫的严厉的性格，或是經常不断的忧患，都沒有改变她的温和平靜的性格。要是沒有达吉婭娜·斯吉潘諾芙娜，那她就要更困难了。

这个妇人在富尔曼諾夫家里已住了好些年；孩子們之中，只有大女儿索尼婭还模模糊糊地記得，父亲在一个寒冷的傍晚，在街上搭救了这个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妇人，把她帶回家来。她就这样在这儿留下了，帮着埃芙多基婭·华西里也芙娜做一切事情。富尔曼諾夫一家人待达吉婭娜·斯吉潘諾芙娜就象自己人一样。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她領大的，可是她最疼爱最小的米佳。

現在，听到要搬家，达吉婭娜·斯吉潘諾芙娜也就想起了这个現在把头埋在枕头里、平靜地呼吸着的黑头发男孩出生

的那个也是这么阴雨的秋天晚上。那是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安德列·謝苗諾維奇象現在一样，也用手支着头坐着。当她祝賀他添了一个男孩的时候，富尔曼諾夫永远是忧虑的臉就放出了喜悅的光彩。从那时候到现在，六个年头过去了，可是家里的情况却很少变动。所不同的只有安德列·謝苗諾維奇变得更加多愁，他的妻子变得更加忙碌了……

屋里依旧是一片沉默。大人在追忆往事，猜测着一家人的前途。埃芙多基婭·华西里也芙娜的坦率的，慈祥的，在明亮的眼睛里通常总是閃耀着溫柔目光的臉，現在露出了疑慮和不安。她又希望搬到城里去，但又害怕城市。誰知道它是怎么样子的呢？日子会不会过得好一点？还有，在城里他們究竟怎么样生活呢？在謝列达生活程度很低，全村子人大家都互相認識，一切都是熟悉的、习惯的。

他們已經习惯，一大早当工厂的汽笛在四周圍堅持地、威风凜凜地叫起来，叫人們去上工的时候，就醒来了。他們已經习惯，看那些女人們和未成年的孩子們冒着雨，踏着泥濘，光着脚一拖一拖地从附近的村子里走去上工，因为地里种出来的不够吃，所以几乎每一个农民家里都有人去做工賺錢，以便在青黃不接的当口勉强吃飽肚子。他們已經习惯，每逢星期日，大家一早都到教堂里去，可是在黃昏到来之前，整个村庄就都喝醉了，于是謝列达村的靜寂的、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也就响起了酒醉的歌声和詈罵。他們已經习惯了从小酒鋪里傳出来的不成体統的叫嚷，連那似乎已把屋里的一切都熏透了的劣等燒酒的惡濁气味，他們都习惯了。

今天的日子跟昨天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明天也依旧不见得会有什么新鲜事。也许就因为大家都已那么习惯于这个单调的，没有什么特别事件，也没有欢乐的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埃芙多基娅·华西里也芙娜觉得这种生活的本身似乎也就不如它实在的情况那么可怕了。

还有，孩子们在这儿也有他们自己的欢乐。春天和夏天，他们整天在树林里，一连几小时或是在阴凉的小水塘里玩水，或是玩棒球和羊拐子，或是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冬天，当他们踏着滑雪板，成群结队地从小山上滑下来的时候，穿着自制的冰鞋，挂在雪橇后面溜冰的时候，打雪仗的时候，又有多少快乐的叫喊和欢笑啊！

她的孩子们的童年，总算是在乡村的大自然中度过的，这也使埃芙多基娅·华西里也芙娜感到高兴。她害怕那个庞大的、陌生的城市。

第二章 在新地方

伊万诺沃-沃兹涅什斯克在那个久远的时候是弗拉基米尔省里一个称不上是县的小城，跟现在的、巨大的、设备完善的工业中心伊万诺沃比起来，要差远了。在那时候，它象一个占地很广的大村庄。在它的骯髒的四郊，住着各纺织工厂的几万工人。这些工人区的名称本身——饥饿区、窟坑区、破爛区、哀哭区——就说明了它们的居民的饥饿贫困的生活。只

要看看那些可憐的、歪倒的粘土房子，那些靠着谷地的斜坡掘出来的土窖洞，那些在污泥里乱爬、穿着破衣爛衫、蒼白瘦弱的孩子，就可以清楚地想象伊万諾沃-沃茲涅什斯克的紡織工人在那些年代里所过的艰苦生活了。

工厂的建筑物是零星地分散在城区各个部分，厂房上空終日悬着慢慢地从高大的烟囱升向天空的濃烟。工厂属于那些被拍馬的官儿們諂媚地恭維为“本城的父老”的伊万諾沃-沃茲涅什斯克的富商們。所有这些加列林和巴古林，吉尔貝涅夫和布萊夫家族不只拥有伊万諾沃-沃茲涅什斯克本城的紡織工厂，还拥有分散在城市四周的工厂鎮和工厂村——舒雅，基涅什姆，吉意柯夫，罗得尼克，謝列达，尤利也夫茲，尤查——里的工厂。当时，俄罗斯的这个工业区是被称为“印花布王国”的。

各个村鎮都有各自的工厂，和各自的工厂业主，这一个村鎮的生活同伊万諾沃-沃茲涅什斯克的生活也沒有多大区别。織布工人，紡紗工人，印染工人也同样力不胜任地工作着，过着貧困的生活，貧苦工人的孩子們也同样因为吃不飽而死掉，山羊也同样在那些長滿了草的潮湿的土窖頂上吃草。

富尔曼諾夫一家在离火車站不远的特罗茲基街落了戶。安德列·謝苗諾維奇在那儿开了一个茶館。他們屋背后就是窪坑区。这是商人伊凡·加列林的工厂区。

米佳在每一條小路他都熟悉，每一家人家他都認識，每一个菜园子里長的什么菜他都知道的，寂靜的謝列达村住慣了

之后，伊万諾沃-沃茲涅什斯克真使他头晕目眩。清晨和午間，各工厂的汽笛用各种不同的声調一齐拉長地叫起来，鉄路上，調車機車老是刺耳地尖叫着，拉着貨物的貨車支支軋軋、鏗鏘鏘地從他們屋子旁边馳过，开向車站去。初来时，这男孩都不敢独个儿离家走到远处去。可是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有一次他跟着阿尔加金和几个相熟的孩子們走到了大廣場上，市政局的黄色大厦就矗立在那儿。一个警察在大厦旁边慢悠悠地来回踱着。廣場旁边就是“疋头市場”了。孩子們在陈列着各种商品的櫥窗面前站了好半天。著名的伊万諾沃印花布令人眼花繚乱，大肚子的图拉錫茶炊^①閃着亮光，各种餐具有发出鮮艳的色彩，旁边还有結实的白毡靴，象瓶子一样的長筒靴，帽檐漆得雪亮的帽子。

可是最吸引孩子們的，还是那些小杂货鋪：这儿有大堆大堆的帶花紋的甜餅干，一堆一堆的胡桃，裝在高高的玻璃缸里的、亮晶晶的、各种各样顏色的水果糖。此外，在擱架上，在櫃台上，还有文具盒，顏色鉛笔，可以复印下来的印花紙，漆着各种顏色的玩具。真舍不得离开所有这些誘人的东西啊！

可是要在城里蹓躑个暢快是办不到的：还得赶紧回家去呢。父亲不許他們离家太久，他严格地要求母亲和保姆負責这样管住孩子們。

在富尔曼諾夫一家人搬到伊万諾沃-沃茲涅什斯克之后，阿尔加金就进了市立六年制学校。兩年之后，在一八九九年：

^① 图拉省是著名的茶炊出产地。

八岁的米佳也到这个学校上学了。

每天早晨，去上学的时候，男孩子常常碰见坐着轻便马车到工厂里去的工厂主加列林。小市民们看见这个富商就慌忙脱下帽子，深深地鞠躬，工人们却用盯住不放的眼光目送着轻便马车。

阿尔加金和米佳跟同在那个学校里念书的、工厂职员们的孩子们很好。他们多住在工厂里宽敞明亮的住所里。工人们也住在工厂里面，他们住在工厂的院子里的工人宿舍里。在那些拥挤、黑暗的小屋里每间都挤着好几户人家。木板床上睡不下，人们就一个挨一个地睡在骯髒的地板上。

米佳没有到工人宿舍里去，可是每逢星期日，人们在院子里玩起各种游戏的时候，他就和工人的孩子们碰头了。米佳能层出不穷的想出各种游戏来，同伴们也很乐意随着他玩。有时候孩子们在这儿能看到野蛮的拳斗：喝得有点醉的小伙子们分成两帮，对打起来，互相打成残废的事也不少。这种残酷的玩艺儿，在他们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几乎是唯一的消遣。

有时，孩子们摹仿着大人，也玩起拳斗来。高大结实的米佳很爱试试自己的力气。工人的孩子们虽然瘦弱苍白，可是在游戏和打架上也不输人。他们的瘦小的身軀穿着破旧的大得不合身的上衣，这些上衣是大的穿完了传给小的，一直穿到满是窟窿为止。

米佳知道那些和他同年的，十来岁的，工人的孩子们已经象大人一样，到工厂里去工作了，他们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深夜，没有睡醒，就又去上工。可是他很难想象，他们在厂房里

到底做些什么事。有一次，一个男孩告诉米佳，他的工作是给成年工递送还没有漂染过的布匹，擦拭车床，打扫屋子，和干别的辅助工作。

“要是你耽擱了一会儿，或是无意中睡着了，”另一个孩子补充说，“那么工长就会狠狠地给你一下，打得你一整天都会昏头昏脑的。”

“更坏的是，你如果一不留神，”一个伶俐的、黑眼睛的小伙子加入了谈话，“说不定什么时候手就会伸到车床里去了。那时候手就完蛋了。你大约见到过米式加的吧，没有手在做工人——那是他去年秋天搬纱时絆了一交，手就伸到车床里去了。现在就得残废一辈子了。”

米佳带着激动的心情听着这些可怕的故事。他竭力设想自己处在童工们的地位上。他是不是能每天从天亮一直工作到天黑，不休息，连坐都几乎不坐——坐呢？他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设想的。晚上回到家里，他不能不继续思量从孩子们那儿听到的那些故事，他还小声地把这些事说给保姆听。

火车站后面，越过一片田野，就是古瓦也夫斯基别墅——那是一片稠密的阔叶林。林子里面有很多蘑菇和浆果。阿尔加金和米佳常常跟在茶馆里工作的、活泼好看的伙计费奇·查伊芝柯夫到那里去。和他在一起，是许可到远处去玩的，所以孩子们有时也会跑到十俄里，十五俄里之外的地方去。

性情愉快，好说话的费道尔肚子里有许多童话和书上看来、有趣的故事。他说得很动听，有声有色，非常细致，说到